

读点鲁迅

河北师范大学革委会

一九七六年九月

目

录

毛主席论鲁迅·····	1
-------------	---

作 品 选 注

未有天才之前·····	12
流产与断种·····	17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9
老调子已经唱完·····	35
答有恒先生·····	44
铲共大观·····	52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55
习惯与改革·····	64
《伪自由书》后记·····	68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01
风波·····	120
阿Q正传·····	129

专 题 讲 座

鲁迅论阶级和阶级斗争·····	181
-----------------	-----

历史决不倒退，翻案不得人心

——学习鲁迅反复辟倒退的革命精神..... 206

论鲁迅反对投降派的斗争..... 216

学习鲁迅反对资产阶级法权..... 230

鲁迅支持新生事物，反对反复辟倒退..... 236

毛主席論魯迅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的党员，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是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里，他挣扎着，反抗着，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

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更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他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支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外国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等到压迫来

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给敌人作为见面礼（我记得大意是如此）。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所有他领导下的文学青年，叫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决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不仅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倒它。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色彩。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了上述这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艺术上成功了一个了不起的作

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
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
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毛主席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
讲话》

.....

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
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尤为我中华民
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
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
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谨以
至诚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必能
赓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
力作殊死的斗争。以达到中国民族及其被压迫
之阶级及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肃此电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唁电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

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

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新民主主义论》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

※ ※ ※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反对党八股》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

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么？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

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反对党八股》

未 有 天 才 之 前^①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②，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

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③。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④。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⑤，都介涅夫⑥，陀思妥夫斯奇⑦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

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象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